



很多人选择到迪厅喝酒打发时间。  
晚报记者 马健 图

### 【重磅新闻】之三

#### 新闻回放

时间:2007年12月25日

深入吸贩毒人员内部,细致描述圈内人的生活状态。这个任务在探讨期就棘手,出于对危险性的考虑,晚报领导曾叮嘱记者,千万不要暴露身份。

一个事实是摇头丸、冰毒和K粉等新型毒品,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蔓延,某些KTV公开提供吸贩毒场所,成为滋生此种现象的催化剂。然而,KTV包房保密工作严丝合缝,如何得到亲眼所见的事实真相?

# 六

### 辩论天价头 晚报追着保罗问



“保罗”总经理道歉。

晚报首席记者  
贾俊生 图

时间:2009年4月4日

#### 新闻回放:

2009年4月3日晚,晚报记者张柳成为大河论坛一篇名为《保罗国际<很黑很后台>》帖子的第29470个浏览者。

张柳发现保罗国际剪出天价头已经不是第一次,价格也从4000余元到5000余元,再到如今的1.2万余元屡创新高。本报随即对此事进行跟踪报道。

4月6日,保罗国际方面通过郑州晚报首次公开向郑州市民及公众道歉,在该店玻璃上贴出了致歉信,同时保罗国际总经理、店长带两名店员来到晚报,向两个理发学生的父亲鞠躬道歉,最终双方达成一致,退卡、误工费及精神补偿共3万元整。

### 汶川大地震 12名记者一线亲历

时间:2008年5月12日至今年5月

#### 新闻回放:

2008年5月12日,汶川地震。正在重庆执行其他采访任务的记者以及在郑记者,纷纷踊跃要求赶往汶川前线。

本报先后派12名记者深入映秀、北川、都江堰等受灾地区,实地采访。另有十几名记者与河南救援人员通信联络,进行后方跟踪。2008年的汶川,让所有记者感到触目惊心。

2009年4月底,纪念地震一周年,记者王战龙、马静、常亮又徒步走进已被封锁的北川县城内,穿越废墟,找到了地震中幸存的灾区群众,实录灾区群众一年后重新振作的生活。

## 乔装扮“公主” 揭秘夜场嗨药人



吸毒者说,音乐一响,神经就像换了主人,身体不由自主地随着节奏摆动,越来越狂热。晚报记者 马健 图

### 记者去KTV应聘,初步采访屡屡失败

经验,就见过有400人次吸食新型毒品。

“客人(嗨包)一般要玩很久,最长能从晚上10点玩到凌晨5点;客人数量多,加上陪‘嗨’的小姐,多的能有二三十人,挤在一间房间里,乌烟瘴气。饮料瓶被玩儿家们当场改装为‘麻古壶’;打K用的吸管和碟子是由公司为他们提供,那种比较大的吸管,每个KTV都得为这些玩药的客人准备。”公主们向记者详细介绍。

### 渗透到公关部,混迹公关小姐中间取得信任

从此,马静过上了夜生活,拿着新手机号,供职于夜场公关部,混迹在公关小姐中间,编造了自己可怜的身世后,终于和公关们交上朋友。

通过和“陪嗨”公关人员雪儿和慧慧等人的接触,得知为了多拿小费,许多公关愿意在包房里陪着瘾君子一起打K、溜麻古。染上毒瘾的公关,有些甚至宁愿不要小费,只要客人能提供毒品任其吸食。

“经理常教育手底下的员工:你们记住,你自己可以玩儿,你帮别人捎货也行,但要是被警察抓住了,死都不能承认你卖。要

### 调查终于结束,4个版的报道引发娱乐场所大清查

第一次就迷上了。当时,我没顾及自己的形象,什么烦恼都没了,什么都忘了。持续几个小时跳舞,毫不疲惫。自此成为一名瘾君子。很轻易可以从熟识的客户经理手中拿到货。”

此外,在“嗨包”出现后不久,部分KTV点歌系统就收录了“嗨曲”,此外,市场上还能买到“嗨碟”,有部分“嗨客”喜好自己带碟到KTV使用。当然这种“嗨碟”无一例外是盗版,由夜场DJ利用现有歌曲改编制作,也有从国外直接翻过来的,在一些夜市及不法小店内出

新型毒品的蔓延也催生一个新兴行业,由于“嗨客”不唱歌,除玩儿药喝酒,必须要跳舞才能“嗨起来”。“陪嗨”从业者多为年轻女性,这直接导致女性吸毒群体的上升。

打入这个圈子,成为记者下一个目标。采访开始时频频失败,协助记者工作的业内人士说:“谨慎是这个行业的风格。对圈外人,她们着力隐藏自己的生活。”

不然我捞人都捞不出来。”慧慧因为贩卖新型毒品被抓后,记者和雪儿的经理专门开了一个部门例会,规定所有公关,除了上班时,工作需要时可以玩儿,其他时候一律不许私自溜麻古。

每次进“嗨包”后都以心脏不好拒绝吸食毒品,被同屋的公关解救,“说能上台还不会嗨。”这曾引起经理的怀疑,为此,记者更换过3家KTV,持续暗访。

其实经理正是在夜场内贩卖新型毒品的主流人群。不少人沾染上新型毒品,都借助于某些经理的推销。

售。记者通过内部人员的介绍找到出售麻古壶的正规交易网站。

一个群体的生活状态逐渐凸显出来,记者向KTV辞职,更换了公关服,同时更换了手机号码,断绝一切和夜场这些朋友的来往。

12月25日,本报刊发4个版的特稿调查,公安等部门高度重视,开始了娱乐场所大清查。截稿后,记者最大的感触是不用再熬夜了,同时,对当时曾经协助过她揭示真相的朋友有些愧疚,因为自己隐藏了身份。

本版撰文 晚报记者 马静